



章太炎对《伤寒论》之研究

章太炎(1869~1936)是一位民主革命家、思想家和学者,出身于世医之家。《伤寒论》是太炎先生悉心钻研的中医经典著作之一,其曰:“中医之胜于西医者,大抵《伤寒论》为独甚。”故其对《伤寒论》研究的论著也多,悉收在《章太炎全集·医论集》中,有23篇。兹将其作一介绍,或有助于同仁对其医学思想的研究。

一、对《伤寒论》六经的认识

《伤寒论》是以六经分证,太炎先生认为“《伤寒论》所以分六部者,各有所系,名目次第虽袭《内经》,固非以经脉区分也。”指出此《伤寒论》六经不同于《内经》之十二经脉的含义,并认为“柯氏《论翼》谓:‘经为径界’,然仲景本未直用经字。”“太阳等六篇,并不加经字,犹曰:太阳部、阳明部耳。”

六经传变是《伤寒论》中病证传变的一种形式,太炎先生认为王叔和强引《内经》一日传一经之说,误也。因“仲景并无是言”,且以“阳明篇有云:阳明居中,土也,无可复传。可见阳明无再传三阴之理。更观太阳篇中,有云二三日者,有云八九日者,甚至有云过经十余日不解者”为据,指出“何尝日传一经耶?!”至于病情传变之期,太炎先生则认为“欲作再经者,此以六日、七日为一经,犹女子月事以一月为经,乃自其期候言,非自其形质言矣。”

二、对《伤寒论》三阳病的见解

伤寒病始于太阳,昔常以麻黄、桂枝汤证为代表,然太炎先生指出“大论太阳一篇,包络甚广。”概略包含膀胱、小肠、三焦、肺、心五象,并强调指出:“一病而与五象所应、所含皆相涉,唯未及其脏腑,是以谓之表证。”对柯韵伯所谓“太阳指心”作了诠释,指出“太阳病亦兼应肺与心也。”其取“兼应”之意,即在于“邪犯心脏为少阴病”,今“太阳病但中于心之所合,与心所依据之外邪,”而不同于“内至少阴,乃真为心病”之病证,故其归结云:“太阳篇中所指病所不止一端,特举手足太阳为代表,以初发热之病起于肤表毫毛,最重之病极于热结膀胱,瘀热在里,故太阳得以代表焉。”

阳明病向来划分经证、腑证二类,太炎先生特撰文《论阳明病分属胃非分经府》,对阳明经证提出异议,

指出“今人多谓枢鼓、白虎治阳明经病,承气诸汤治阳明腑证,此不得已而为之辞也。经者何?”“若如柯氏经界之义,太阳与阳明以膈为界,膈下即胃府,”“阳明之为病,胃家实也。”由此枢鼓、白虎之治,大小承气之治,“二者同为胃家实,而或未及肠,或已及肠,是以候殊而治异。此于府有上下之分,岂在经,在府之分耶!”“寻源及流,则皆胃府实热使然,而非所谓经病也。”言之有理,对阳明病之划分提出了新的分类法。

少阳病小柴胡证医家悉知,但太炎先生指出小柴胡汤“复有他用”,当热入血室,其血必结之际,“则服小柴胡汤者,所以预防小肠蓄血,乃所谓治未病也。”

三、对《伤寒论》三阴病的辨析

太炎先生认为“少阴、厥阴二篇,此类甚众……若夫按文责义,虽甚精审,犹多差缪。”“至欲条条皆有充分确当之论,恐须俟之后生。”

对少阴病证,太炎先生指出“少阴寒证,世知为寒邪直中。”少阴热证,据《伤寒论》“少阴病得之二三日”也“为少阴自病,非自他经传入可知……恐此亦是热病,以少阴本有伏热,营血在表,逢迎热邪,即得直入,而见是证。”认为“少阴病为心脏虚弱之候”,“属心不属肾。”至于少阴病既是心脏虚弱,何以可用大承气急下之,其解释云:“少阴病,自利清水,色纯青……幸其分邪小肠,犹得自利。通因通用,故取急下耳。”

厥阴病证,太炎先生以“细辛经通上下,与生姜横散者功用大殊”为由,诠释当归四逆汤方取桂枝汤而去生姜、倍大枣,又加入细辛之因。至于对厥热相间之病种,太炎先生认为“病非稀有”,乃即“今世所谓再归热者”。并指出前世医师用四逆、至宝丹、紫雪丹、达原饮皆误也。主以白虎汤治厥少热多,当归四逆汤治厥多热少,须有分辨。

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潘文奎

《丹溪治法心要》中姜汁运用规律初探

《丹溪治法心要》(以下简称《心要》)一书,据考乃丹溪晚年亲自著述,是朱氏一生的经验总结,综观